

当代作家 丛书

● 齐岸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诱惑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思历史展示当代人心态的长篇小说。作品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和哲学意识。作者运用简约、冷峻的笔触，展示了我们国家反右倾以来动荡不安的时代风云，剖析了我们这一代人，特别是那些开创共和国历史的父辈们的心灵轨迹。在这里，作者塑造了十几位血肉丰满，真实可信的人物。他们无论是身居要职的高干，还是穷乡僻壤的男女，在他们身上，美与丑，善与恶，高尚与卑下，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。他们挣脱不开七情六欲的诱惑，但在生命结束之际，终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。

作品内涵深邃，文字颇见功力，开卷读来，无疑将会给你以美的享受和深刻的启迪。

诱 惑

齐岸青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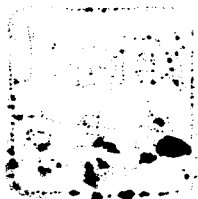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7插页 252 000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 500

ISBN 7—5354—0189—9

1·167 定价：3.65元



齐岸青

祖籍湖北襄
阳，1956年7月
生于河南郑州。
和同代人经历大
抵相同，先为学
生，后当知青，
然后做政工干
部、专修生、编
辑、作家。为文
只因别无擅长。
1980年以来写过
百余万字作品，
曾有中篇集《荒
湖》出版。

谨以此文献给我逝去的父亲和他的同时代人



上 卷

第一章

1

那天该是下雪的日子，云把铅灰色的身子低低地漫抹开来，结果便落了雪。

那时我该不是记事的年纪，开裆裤刚刚被母亲用粗疏的针脚缝上，但我却记得了。

好多年以后，妻子说我吹牛，说四岁的孩子对自己屁股和小鸡鸡的概念还尚朦胧，怎么会记得清家庭迁陟这类事来？我对她发了许久的脾气，不仅仅是她轻蔑了我的智力和才思。

很奇怪，一些应该是极重要的，足以影响人生转折的事件渐渐尘封了。可一些久远的、琐屑的事儿却愈来愈明晰，时常会在梦中回到那里。

雪片很大很大，落得厚厚的，繁衍得世界皆白，却不明亮。雪雾迷濛得厉害。

火车把我们扔在一个遥远的、简陋破旧的站台上，竟自开走了。方才拥挤在浑浊车厢里的旅途兴奋骤然跌失去了，只是感觉四周流动的空气寒冷。

刚才，我在雾气朦胧了的车窗玻璃上，用手指画的那些小鸟和鱼儿，不知会存在多久？对面那个脏巴巴的、拖着黄脓鼻涕的孩子，总是没有教养地用手乱拍车窗。怕是我们一离座儿，他就把我的作品划拉了。这样的孩子，居然在火车上比我坐得还久？真真气人！

姐姐什么也无所谓的，刚才在车厢里呀呀唱了一路，这会儿倒无声地在厚厚的积雪上蹦，红色小棉猴的帽子落在脖后，露出黑黑的、长长的辫子，和帽儿一起甩晃着。姐姐体质瘦弱，头发却出奇地好，似乎把饭都吃在那儿了。

妈妈走近她，腾出一只抱着弟弟的手，帮她拉上帽儿，“冬冬，别闹了。”

妈妈怀中的弟弟就势哭了起来，长嚎不已，象做一件认真而持久的游艺。我猜想这个鬼精灵是想独占母亲的怜爱，看他乌溜溜的眼睛便知的，贼亮。

爸爸、妈妈总嫌我的眼睛迷怔，且又柔迷迷的。心沉，也会是情种。这话我是后来才懂的。

站台的棚子是用木板搭制的，矗立的方木柱油漆已经剥落。我从棉手套里抽出手来。

（我讨厌这种从脖子上挂下，悠晃在胸前的，且只显出大拇哥的手套。爸爸有一双褐色的、五指自由伸展开来的皮手套。）

吃力地去抠方木柱上裂翘的木茬，有些事做，似乎也暖些。我挨次去抠那些方木柱，借故也好离妈妈她们远些，我常以怄气来反抗妈妈的责叱或偏袒，当然，有时也完全不因为什么。

妈妈却没有睬我，她在清点搬运工从行李车卸下来的家

什，五六个大小不一的箱子。箱子叠摞在那儿，妈妈唤姐姐去箱子后面避风，却没唤我，她许是知唤我也不会去的。

一个男人提着个大镜头的灯，沿着铁轨慢慢走来。

（那茫茫白雪里黑色的铁轨象冻僵了的、长长的蚯蚓。）

他踏上月台时，跺了跺脚下的雪，头顶那破旧的火车头绒帽软耷下来的一只帽耳，也随着颤悠几下。这种凸圆顶的黄帽子我是见过的，乡下一个表哥，那年路过我家，戴的便是这般帽耳上有孔的帽子，进屋里也不肯脱下。爸爸说他是从朝鲜打仗回来的，其实，他去时，战已经息了，没捞着打的。那般时时地扣着帽儿，怕是弥补些窘来。

那个汉子咔嚓咔嚓地踏着雪走来，在我身边止了步，定睛看我，我也皱起眉审视他。

2

“干吗抠这个？”站了许久，他突然问。

“你家的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不抠就是了。”我松开方木柱上的一条木茬，不屑地拍打几下手。

那个汉子忽然笑了，舒展了络腮胡子的黑脸，拍拍我的脑袋。

“小伙子，你这是到哪儿去呀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打哪儿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跟谁来的，也不知道！”他说着，用粗粗的手指拧拧我的脸蛋。

我没说话，他转过头看看远处站着的妈妈她们。“那是你妈妈？”

“还有姐姐和弟弟。”

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妈妈说爸爸放下了，好久不在家。”话说出口，我才回味到很长很长时间没见到爸爸了，爸爸的模样都模糊了。却很少向妈妈讨要过爸爸的，我习惯于爸爸不在家，只是这次有些久。

那个男人沉吟了许久，“你们这是……？”

“找爸爸，妈妈说要和爸爸在一起住。”

他不说话，却用宽大、粗糙的手掌抚挲我的脸蛋。这次，我没有反感，觉着他的手热热的，暖和极了。他站起身带我走，没有扯我，而是把手掌放在我的后脑壳儿，我顺从地被半推着，颠颠地走着。快到妈妈身边时，我跑了去，回头望着那汉子，算是给妈妈介绍我新结识的朋友。

妈妈早见了我们的交谈，微笑着看看他，算是招呼。

一列黑色的、长长的货车飞驰地掠着站台而过，几节煤车厢上蹲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，瑟缩着围成一团一团。

“大妹子，到房里歇着，瞧别冻着孩子。”那络腮胡子的男人对着妈妈大声嚷。

不知是列车倾轧铁轨做出的嘈杂淹没了他的声音，还是

妈妈压根儿没留神儿他在说话，妈妈的目光长久地滞在那列长长的货车上。

货车过去时，那男子又在寂静的冷气中，把方才的话重述一遍。妈妈笑笑，摇摇头，拒绝了他。

我们都站着，看着各自鼻孔和嘴巴里呼出的、白白的哈气。

妈妈告诉他，一会儿有汽车来接我们的，我们和这些箱子还有七十里路要赶，到另外一个县去，孩子他爸爸在那儿乡下。

他没再说话，跑进不远的房里，抱个棉被把我和姐姐裹巴在一起。身上的羊皮氅脱下递给妈妈，要她披上，妈妈看看他，这次没有拒绝。

这时我好象才感觉真的冷了。

3

终于，一辆暗绿色的卡车开了来。

小站，无所谓站内站外的，汽车就象只黑色的龟慢慢地倒爬着进来。

对于这透明轻盈的白色，一切暗色都是沉重的黑块。

汽车在雪地上轧出两道浅浅的，略显光滑的辙，在箱子前停下了。驾驶室里走下个用围脖儿裹着脑袋的小伙子，那种农村大嫂围的朱红色的围脖，蠢透了。这种司机开车，真是让人扫兴。

司机的脸倒憨厚，只是黄黄的，有些不切合实际的胖，

象是谁鼓起腮帮子朝他的腮帮子里吹进些气。他扯下脑袋上朱红色的围脖，朝妈妈咧咧歪斜、排列不大紧凑的牙，“你……，您是省里调来的杨局长？”

“杨慧。”妈妈脸上浮出几分矜持，朝他伸出了手。

司机不大习惯地在衣裤上抓蹭下手掌，伸过去让妈妈握了一下。握着时，他涨红了脸，也同时把方才大雪天跑车的一脸不情愿给扔了。

弟弟又抓准这个机会哭了起来，这次，妈妈却未顾及怜他，把他交给了姐姐。姐姐挺胸凸肚地抱着他，象搂个偌大的冬瓜，俩人都圆了，摇摇欲滚。姐姐尖声细气地唤我，我才不去睬她呢。

“俺姓黄，领导让俺来接杨局长，您看，这是县商业局的车。”司机说着，还在搓着刚才杨局长握过的手。

（其实妈妈的手冷冷的，象她白白的皮肤。）

“带工作证了吗？”

“带了。”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红本本，妈妈倒没去看，回头望了一下我们姐弟，“那好，装车吧。”

“今晚，在这儿住一宿，还是赶路？”司机望望暗下来的暮色。

“赶到县里要多久？”

“雪大，怕得跑两个多小时。”

妈妈看看腕上的表说：“还是走吧。”

络腮胡子和司机往车上装箱子，妈妈也插不上手，便从姐姐那儿抱起弟弟。

姐姐再也没劲儿兔蹦了。

我们都挤进了驾驶室，我是最后被络腮胡子举起来放在妈妈身前的。妈妈伸出手向他道别致谢，他没有那样做，而是照我的脑瓜子拍了拍。

“小伙子，好好活个人样儿。”

说完，关住了车门，摆摆手，示意汽车开走。

车开动时，妈妈转动一下身子，大概是想回头看看那个人，却没有办到。她怀里抱着弟弟，前边又偎着我，太挤。

我踮起脚能从反光镜里看到他，他正背对着我们朝铁轨远处的小房走去，那个黄色的、软耷下来的帽耳，象面冻硬了而厚的小旗，在弥漫的雪中颤悠、翻卷，渐渐黯淡。

月台也悄悄隐了去。

4

汽车在穿越市镇的街市时，妈妈让车停在路边一个贩摊前，她带了我下来。

小贩是个孱弱，却吊梢着眼角的女人，蹲在地上，面前放个秫秸皮儿编织的篮儿，装些馒头，盖馒头的纱絮套儿黑巴巴的。

“同志，馒头多少钱一个？”妈妈问那小贩。

女人不知唤她，一旁的人点她，才慌慌地起身，起来时用胳膊奇怪地在裤腰处转了两下，算做提紧裤子。

“五块，馒是五块钱一个，热的。”她说，还回吸着冻久了而流出的鼻涕。

“这么贵？”妈妈似乎有些犹豫。

“四块。看你是外乡人，贱卖给你了，再便宜却没有。”女人飞快地说。

妈妈递给她二十元钱，我伸手接来馒头，抱着。突然，一道迅疾而来、霎时而去的黑影在我身前一划而过，怀中的馒头不翼而飞了。一个高大的汉子抓了馒头，朝马路对面大步跑去。我吓得呆了。

“抓把街。”有人在喊。

妈妈回头望望我，轻轻叹口气，又重新买来，这次她自己拿了。

蓦然，从不远的路口处传来人们恐怖的惊呼声和汽车撕裂般的刹车声响。妈妈一把没抓住我，我也随着奔去的人群跑了去。

抓馒头汉子高大的身子仰面躺在路上，马路上的雪早被车或人踩得瓷实了，点点片片地泛着冷光。那汉子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光泽，苍白得比头下的雪还惨，满是灰垢的长长的黑发，炸竖着，纷乱地散下。血，好象从那里渗出来的，浓浓的污红。

（对于透明轻盈的雪色，一切暗色都是黑色的团块。）

血，为什么是黑色的？黏稠稠的在脑际中稀释排解不出。

肇事的司机呆立在车前，机械地揉弄自己的手套。有人走过去搬弄那汉子，随即又住手了，任他那般躺着。几只污黑的手乘着纷乱去拣拾散落的馒头。

我的馒头！

妈妈走过来，无言地望了会儿那仰面躺着的汉子，拉起

我的手走出人群。

一个女人拨开人围，扑进去，拍打着雪地失声恸哭，看不清面容，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腿。从腿的缝隙看她的侧影，象是那个吊眼梢的、卖馒头的女人。

我似乎说了一句，让妈妈辨认那女人，妈妈却没回头。

血，为什么是黑色的？

妈妈仍没回答，只是拉我的手更紧些。

司机又把那条讨人厌的朱红色围脖包着耳朵，一张黄肿的脸象只挤扁了的柿，木木地睁大两眼看着大雪覆盖的路。

妈妈让我们吃馒头，我不吃，我想起那团黑污的血，似乎听见渗进雪里汨汨的声音，认真听去却是脚下车轮轧陷积雪的响动。

妈妈递给司机一个馒头，他不好意思地谦让一下，又接住了。象是和谁咬架似的啃了一口，一边腮儿鼓凸起来，象猴儿。我好笑，把手里的馒头也递了去。他又把馒头送在嘴边时，蓦地停住了，怯怯地偷望一下妈妈，迅疾把馒头塞进衣袋里。

妈妈的眼神正留意车外，象是没察觉。

天色完全暗了下来，公路四周是一片旷远的黑暗，偶尔，有点点游移的灯火。车灯把光柱打了出去，雪便在里面飞舞，光柱也仿佛是旋转的。汽车慢慢地爬上一座桥。

风更加肆虐了，似乎添了许多湿的寒气。桥上稀疏的、昏黄的路灯透过车窗，在母亲的脸上流动，母亲一直静静地

凝视着窗外，灯火在和她的瞳仁叠印时，妈妈的眼睛格外晶亮美丽，倏的暗下时，还能感觉到光波静静的汨流。

我望着车前飞旋的光柱，渐渐觉出无聊，便依偎着母亲阖上了眼皮。

等我再醒来时，车已经进入了县城。

第 二 章

1

那座县城很有些历史了。

唐虞以前，世代绵邈，至《禹贡》称为豫州之城。殷商之时为商畿内地。周武王分封天下，母弟叔度封侯于此为蔡。战国，蔡亡，为楚之北境。汉时置郡，曾领县三十有七，其境殊广。以后历代或设府、设州、设郡不一，总归烜赫，盛久不衰。

郡府形胜，旧志曰：“负山面淮，控厄颍蔡，居天下之中。”南有冥厄、武胜、黄岘三关雄峙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天下九塞，冥厄其一。”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其余三面又有潁水、淮河、汝水三河环绕，抱境三面，潏洄数百里，郡府之地若悬瓠然者。

这般形胜之所，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早可追溯春秋定公四年，蔡侯与吴子千里奔袭伐楚，楚侯兵败。战国，楚王灭蔡。汉更始元年，钟武侯刘望据此称尊，为更始帝所诛。东汉末年，黄巾残部退保于此，联络刘备击曹，曹操兵压守城，刘备惶奔荆州。唐代，李希烈、吴元济兵叛割据。李愬雪夜袭城平逆。宋朝，岳武穆两复其地，牛皋在此置军

镇抚。明末，闯王铁骑自陕秦突入，郡县望风警溃。尔后闯塌天、老回回、扫地王、过天星……，又和杨文岳、丁启睿、左良玉往复绞杀，烧掠乡里。

古往今来这般杀来杀去，留得史册方志上几个英雄的英名武功，遗来一片朽骨亡魂暴弃游荡的焦土。仗打得多了，废墟日甚。文化盛极，自然有衰。近代府县日渐败落，城毁关落，庙败祠绝，透出些底子的寒酸。但若在城内细细走上一遭，也能觅些古旧遗痕可供凭吊。

城北门还在，圆拱形的门洞，青砖苔滑，总显得凉幽幽的，常为北乡人进城歇脚或避风躲雨之所。据说，当年李愬雪夜奔袭，便是从此镬城为坎而登，生擒吴元济的。门下便为汝水，枯时，清澈碧溪，溢时，则又黄水浩淼，北门和其处的败垣断城，倒也抵得些堤，依旧护城，只是水退尽后，青砖上多些白白的水渍。

县城内大多是狭狭的窄街，卵石铺的路面呈拱形状，岁月久了，处处凸凹不平，每每马车或板车通过时，就会很夸张地颠簸，发出奇怪的吱呀之声。路两边是或砖或石砌的阴沟，便于排疏雨雪之水，也为路两旁的居户泼弃污水之用。街巷多是灰灰的瓦屋，低矮破旧，隔不远也会有个阁楼探出头来，也无非是比起那些瓦屋多了层矮矮的木阁。栏窗格扉，倒也讲究，时尔也能觅见山水花鸟的窗扉，只是油彩漆面早已褪色，几乎寻不来痕迹，显得古旧黯淡。也有些时尚人家，给房屋门面稍加改造，方格窗扉换上大块头的玻璃窗，板门廊柱面改为水泥柱儿铁皮门，算是这里的现代派。

由县城的十字街向西，再入南巷，有偌大一片院落，我